

黃帝陰符經註

卷七

七

黃帝陰符經註解

崆峒道士鄒訢註

卷八

上篇

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

道分而為天地天地分而為萬物萬物之

中人為最靈本與天地同體然人所受於

天地有純雜不同故必觀天之道執天之

行則道在我矣言天而不言地者地在其

中也

天有五賊見之者昌五賊在心施行于天

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

五賊五行也天下之善由此五者而生而

惡亦由此五者而有故即其返而言之曰

五賊五賊雖天地之所有然造天地者亦

此五者也降而在人則此心是也能識其

所以然則可以施行于天地而造化在我

矣故曰見之者昌

朱子曰陰符說那五箇物事在這裏相生

相剋曰五賊在心施行於天用不好心去

看他便都是賊了五賊乃言五性之德施

行於天言五行之氣

天性人也人心機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

天地之所以為性者寂然至無不可得而

見也人心之所稟即天之性故曰天性人

也人之心自然而然不知其所以然者機

也天之所以動地之所以靜者也此機在

人何所不至為堯舜為桀紂同是機也惟

立天之道以定之則智故去而理得矣

天發殺機移星易宿地發殺機龍蛇起陸人

發殺機天地反覆天人合發萬化定基

殺機者機之過者也天地之氣一過則變

異見而龍蛇起陸夫人之心一過則意想

生而天反地覆矣天人合發者道之所在

天意人情所同然天序有典天秩有禮人

之大倫是也西方之學以此為世網而絕

之然而不能操者以萬變之基一定而不

可易也

按唐褚遂良得太極真人所注本於長孫

趙國公家以其書為非一人之言如首二

句注云聖母岐伯言次四句注云天真皇

人言以下皆然間與諸本不同者如云天發殺機移星易宿地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諸本逸移星易宿地發殺機八字當以褚氏本為正

須溪劉氏云天人合發草昧之運也合則定

性有巧拙可以伏藏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動靜

聖人之性與天地參而衆人不能者以巧拙之不同也惟知所以伏藏則拙者可使巧矣人知所以伏藏者以有九竅之邪也竅雖九而要者三耳目口是也知所以動靜則三返而九竅可以無邪矣目必視耳必聽口必言是不可必靜惟動而未嘗離靜靜非不動者可以言動靜也

火生於木禍發必剋姦生於國時動必潰知之修鍊謂之聖人

火生於木有時而焚木姦生於國有時而必潰五賊之機亦由是也知之修鍊非聖人孰能之修鍊之法動靜伏藏之說也

中篇

天生天殺道之理也

生殺者道之降而在忝自然而不可逃者也

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三盜既宜三才既安

天地生萬物而亦殺萬物者也萬物生人而亦殺人者也人生萬物而亦殺萬物者也以其生而為殺者也故返而言之謂之盜猶曰五賊云爾然生殺各得其當則三

盜宜三盜宜則天地位萬物育矣故曰食其時百骸理動其機萬化安

天地萬物主於人人能食天地之時則百骸理矣動天地之機則萬化安矣此為盜之道也時者春秋早晚也機者生殺長養

須溪劉氏曰食其時猶列子所謂盜天地之和

人知其神之神不知不神之所以神神者靈怪不測也不神者天地日月山川動植之類也人知靈怪之為神天地日月

山川動植耳目所接不知其神也

日月有數大小有定聖功生焉神明出焉

日月者人不知其神也日之數大運三百六十日月之數小運三百六十辰天地變化不外乎三百六十聖功之所以生知此

而已神功之所以出由此而已其盜機也天下莫能見莫能知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輕命

盜機者即五賊流行天地之間上文所謂日月之數也見之知之則三盜宜三才安矣然黃帝堯舜之所以得名得壽蘇張申

韓之所以殺身赤族均是道也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至哉言乎

下篇

警者善聽聾者善視絕利一源用師十倍三返晝夜用師萬倍

警聽聾視用志不分也一可以當十三返者即耳目口也返者復其初也晝夜者陰陽之運三者既返則超乎陰陽之運而通晝夜一死生矣一可以當萬易所謂神武

者即耳目口也返者復其初也晝夜者陰陽之運三者既返則超乎陰陽之運而通晝夜一死生矣一可以當萬易所謂神武

而不殺也

朱子曰警者善聽聾者善視則其專一可

知絕利一源者絕利而止守一源絕利者

絕其二三一源者一其本源三返晝夜者

更加詳審豈惟用兵凡事莫不皆然倍如

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之倍又曰三返晝

夜之說如修鍊家子午行持今日如此明

日如此做得愈熟愈有效驗

須溪劉氏曰三返只是三省

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目

心因物而見是生於物也逐物而喪是死

於物也人之接之物者其竅有九而要者

三而目又要中之要者也

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孔子答克己

之目亦以視為之先西方論六根六識必

先曰眼曰色者均是意也

大之無恩而大恩生迅雷烈風莫不蠢然

無恩之恩天道也惟無恩而後能有恩惟

無為而後能有為此用師萬倍必三返而

後能也

按褚氏本此下有制在氣三字

至樂性餘至靜性廉天之至私用之至公禽

之制在氣

至樂者無事故性餘裕而能先天下之憂

至靜者無滌故性廉潔而能同天下之患

此三返之道無為之至也若不拔一毫者

之所為也然天之道至私而用之至公是

至樂至靜乃所以有為也惟物亦然物之

可取者謂之禽萬物之相制伏彼豈有為

於其間蓋氣之自然也虎豹之於麟鷹隼

之於鳳非以其才之搏與鷙也此三返晝

夜所以能至於一當萬也

按褚氏本無禽之制在炁五字

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恩生於害害生於

恩

生死恩害道無不然此霜雪之殘所以有

至恩雨露之滋所以有至忍也極而論之

則有無動靜之機未嘗不相與為往來故

正言若返也

愚人以天地文理聖我以時物文理哲

人見天有文地有理以為聖也不知其所

以聖我以時之文物之理而知天地之所

以聖天文有時地理有物哲知也以天地

之常言之其道固如是自變者言之亦如

是也此觀天之道執天之行至於通乎晝

夜而與造化同體動靜無違也

須溪劉氏曰時物相近也

按驪山老母注本與蔡氏本我以時物文

理哲為書之末句褚氏本與張氏注本其

下有二十一一句百一十四字朱子所深取

者政在此內今取褚氏本為正

人以愚虞聖我以不愚虞聖人以奇其聖我

以不奇其聖沉水入火自取滅亡

按張氏注本云人以虞愚我以不虞聖人

以期其聖我以不期其聖故曰沉水入火

自取滅亡

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天地之道浸故

陰陽勝陰陽相推而變化順矣

朱子曰四句極說得妙靜能生動便是漸

漸恁地消去又漸漸恁地長天地之道便

是常恁地示人又曰浸字最下得好天地間不陡頓恁地陰陽勝又曰天地之道浸這句極好陰陽之道無日不相勝只管逐些子挨出這箇退一分那箇便進一分又曰若不是極靜則天地萬物不生浸者漸也天地之道漸漸消長故剛柔勝此便是吉凶貞勝之理陰符經此等處特然好是故聖人知自然之道不可違因而制之至靜之道律歷所不能契爰有奇器是生萬象八卦甲子神機鬼藏陰陽相勝之術昭昭乎進乎象矣

高氏緯畧曰蔡端明云柳書陰符經書之最精者善藏筆鋒予觀此書非唯柳氏筆法迺結全不類他書而此序乃鄭澣之作尤為奇絕其曰雷雨在上典彝旁達後其粹精流為聰明四句精絕不似唐人辭章至曰礚礚之遇合金匱之秘奧留侯武侯思索其極尤足以發陰符之用也按書末數語引而不發頗似深秘奇器萬象不知何所指八卦甲子神機鬼藏殆所

謂術也在人默悟而善用之云  
又按鶴山魏氏曰李嘉猷博通經子百氏而深於易晚得專氣致柔之說以陰符參同博考精玩篤信不懈然則知道者固合是二書與易同用云

黃帝陰符經註解終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黃帝陰符經註序

餘九

蘇為瀾右甲郡士林先輩盛德如石澗翁者遠矣今難其人矣翁平生讀易有見有得故能守恬淡不炫耀壽考以終是經所解發明朱夫子所未盡言者使夫子復起不易之矣況繼志如子玉力學如孫楨天之報施固未艾也子玉以是示子俾序篇端予焉敢僭披誦累日感歎滋深敬書數語以酬之亦故交之情有不能自已焉耳予老矣言之豈足乎於人哉言之豈足乎於人哉至正八年十月望日眉山師餘敬書

餘九